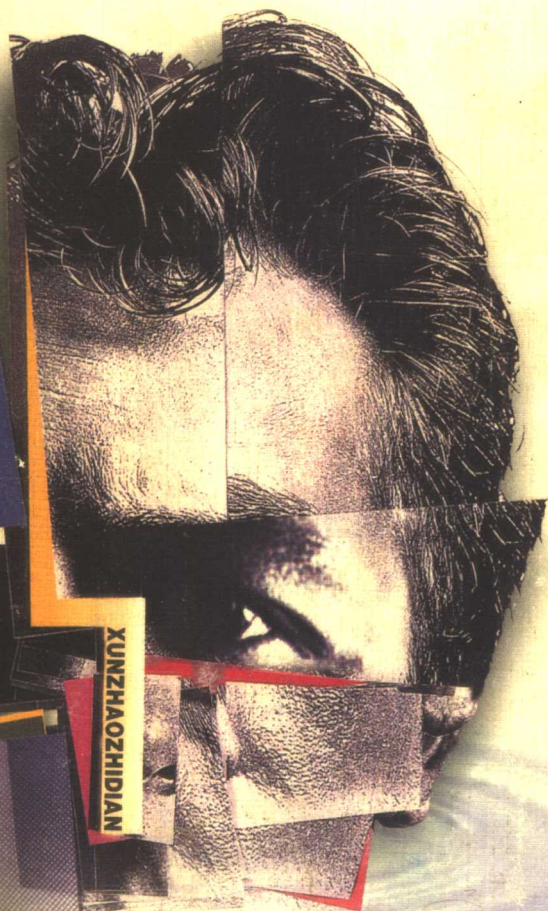



张国擎 著

# 寻找支点



XUNZHAOZHIDIAN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市。4  
学外出谋生，16岁发表处女  
作。后靠自学两度入大学深  
造。南京大学本科毕业。中国  
作协会员。这是作者第20部  
著作。

# 寻找支点

张国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寻找支点

---

作 者：张国擎

责任编辑：吴星飞

责任校对：孙 慧

责任印制：胡小河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新九洲印刷厂(六合县灵岩镇)

---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6.875

字数：350,000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28-6/I·1140

定 价：22.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内 容 提 要

曾经给毛泽东主席装订过书的老印刷工人章若甫，人称“老舅”。他有三个儿子：军、工、学；一个女儿：小妹。大儿子军在一次抢救列车时牺牲。主人公二儿子工，在改革年代被推上常务副厂长的岗位。面对工厂的困境：当权者明争暗斗、许多工人待业下岗、车间的小法人各自为政、工厂的蛀虫大肆鲸吞国有资产……同时，新婚伊始即尝苦果，情感的纠葛使人撕心裂肺。这一切，都使心存高远的工在社会这张大网中要寻找左冲右突的有力支点。他与顶头上司周旋斗智，与腐败分子冰炭不容，他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他要追求心灵的圣洁与温馨……

作品以刻划人物的情感见长，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擅借历史、哲学、文学、经济等灼见为我用，为读者奉献了一杯甘醇美酒。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这“支点”是：

上帝？人心？爱情？生命？金钱？权力？责任？义务？……

那么——

你用“谁”作支点，  
你撬起的将又是谁？

——题记

# 1

京都一条并不热闹的大街上，此时飞驰着一辆黑色轿车，行色匆匆，借着暮色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几乎没有行人，车也并未减速。在这条胡同里的第三个拐弯处，有一棵两人抱不过来的槐树，车行到此，速度慢下来。过了槐树，眼前开阔了，出现一个三岔口。京都这样的巷子很多。有的巷子里有岔道支巷，有的巷腰里宽大得可以摆擂台。司机辨别了一下，依旧朝前开去，在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前停下。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坐在车上的省委书记示意不要按喇叭。张秘书从前面回过头来对省委书记说，我先下去看看？

省委书记已经在拧动车门把，张秘书便快捷地下了车，过来开省委书记的门。

两人下了车，整了整衣冠，抬头看看面前的这座旧建筑，走向前去。两人刚刚走到那扇紧闭的门前，门“吱扭”一声，虚开半扇，一位年轻的军官问：“你们是从……”

“这是我们省的省委书记，专程来看甄老。”张秘书抢先答道。

“事先有约吗？”

“前阵子在家时，曾与甄老打电话说过……”

年轻军官的手又把门打开些：“请进。”

省委书记与张秘书一前一后走过门道，听得身后的门“咣！——”关上了。

年轻军官快步走到前面带路。

省委书记和张秘书都已经来过几次，走过照墙，知道该朝哪走，见年轻军官带路，便收慢了步子在后面跟着。

这是规矩。

这座外表看上去与京都许多旧院落一样的独门独户，里面的

景致，一般外人是看不到的。顺着照墙那边左右都是厢房，每边大略都是四五间，有的门开着，有的门关着。张秘书知道，这些都是警卫人员住的，现在好像都空着。他有些纳闷，但不便说出来。这也是规矩。过了照墙，再拐一个弯，便是一座别致的花圃，种着许多花木。穿行其间，花香扑鼻。省委书记一眼看到了花木中间的蔬菜，有点惊讶，但他没有说出来。想到自己住的那地方，老太婆也把好好的草坪辟作了菜地，说是自己种的蔬菜，没有农药之虑。想到这里，暗自笑起来。

从花木树林间走过，出现一处院落，空空的平地上，有棵参天大树。

年轻的军官请他们就在树下的石凳上稍坐，他去通报。

不一会儿，年轻军官出来说，请进。

省委书记走在前面，谦恭地在年轻军官掀起的门帘下步入屋里。张秘书尾后，用手接替着年轻军官擦住门帘。大家进屋后，见屋里没有人，并不像过去来时那样，屋里总有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纳闷之际，从里屋快步过来一位老人，朝省委书记远远地伸出手：

“好啊！我的父母官来了，焉有不见之理。请坐，请坐……”说着，朝年轻军官喊：

“鲁鲁，给客人敬茶。书记啊！这是我的小儿子，正好休假。我已经退了，老了，不能干什么事了。所以叫工作人员都回去了……我想过过平民生活。啊，请坐。请坐……”

省委书记与老人一起坐在沙发上，张秘书坐到旁边的沙发椅子上，拿出公文包里的本子，准备记录。这是他的职业习惯。老人摆摆手，“没有什么指示好下的了。我是平民了。今天会会父母官，也可以说是会会老朋友……”

省委书记的心里很清楚，他来开会的会议期间，甄老托人带信给他，说是有些事情，临别前赶来，“甄老，我这次开会，来得很匆忙……”

“我知道的，这是临时决定的会议。有的同志都没有来得及回家一趟哟，大家匆匆坐飞机过来的嘛。会议开得怎么样？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很新吧！尤其是对‘一国二制’的阐述。可以说是我们党建党以来第一次提出的新的革命性意见……再过几天，郑成功的后人，林则徐的后人，都要到这里来。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集思广益，为争取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国家一些长期悬而未了的大事做点工作。今天我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记得那年郑维山在你们省支左时，我在那里，省印厂里的造反派很厉害呵！有个食堂的工作人员在关键时刻教我躲过了乱弹。好像是叫殷家秀……”

省委书记点点头，示意张书记记下。

“前不久，你们省委组织部的老陶对我说起这个人，说他已经当了多年的厂党委书记。一个食堂的工作人员，能够胜任党委书记一职吗？我当场问了老陶。没有想到老陶告诉我说，他也曾经有过那种担忧的。后来经了解发现这位同志很有工作能力，把一个混乱的几千人的大厂治理整顿得很好。他们想提他到市领导的岗位上用用。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听说你有不同的看法？”

省委书记的脑子里，一点也没有那个叫殷家秀的影子。官场上的事，这位书生出身的省委书记有时常常感到应付不了，“文革”期间，老干部老革命在他所在的省受苦受难的很多，事后，一些同志提出对当年的救命之恩者给予报答，有的提了官，有的上去了，不适应又下来了……现在这位……

“你不必为难。我的原则，你也知道，不搞任人唯亲。尤其是有过这类事的教训后。我说的是这类事，是‘文革’给我们的清醒教训。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一些人的本质了。在那种沉渣浮泛的年代，能够保持人的一点点善良，还是不易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但不等于让我们拿原则作私人交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么？……”

“甄老，你在我们党内德高望重。你从未向我提过什么个人要



求，这件事，容我了解后给你回复？好不好。”

“不要回复了。到此为止！”甄老很坚决地说。说着，又补充一句：

“我给你说了这事，你一定会认真对待的。我知道你的办事作风，如果此人没有能力，你完全可以不必理睬。如果确实有能力，你自然会用他。何必再给我回复，又要我再说上一些废话么？”说着，甄老笑道：“老朽之语如何？”

省委书记被逗得笑起来，屋里的气氛顿时更活跃了。

两人谈兴正浓，慢慢又扯到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上，省委书记说：“当前的改革形势使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事。原子的运动被原子论哲学家发现它们有两种形式：直线下落和相互冲撞。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只是就原子的偏斜和下落论说这种运动在哲学上的意义。而马克思一下子抓住了原子的本质，他在对古希腊哲学的品评中寓托了时代暴风雨敲打风神琴的希冀，让智慧的珍珠从平板的自我意识中跳出，形成人的自由意志。使原子运动轨迹成为对人的哲学的思考，从而揭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一般的人没有想到的事，马克思想到了，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人文历史走向……”

“你的见解虽然不是最新的，但在基层的同志能够常常读马列原著，不简单啊。读马列要从原著中汲取。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要从实际，要从深层次上探究。这才是真正能够有益的……”

“我的意思是说，在改革的今天，应该特别特别，格外格外地注意发挥个人的个性……”

甄老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金岳霖曾经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这话应该多听听。虽然我不赞成，而且也与他当面交换过意见，但他的话里面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长期的警觉。自然，个性一定要允许有发展上的自由度，而且这个度随着时代的发展

会更大……”

……

省委书记回到家，与组织部老陶通电话时，提到了那件事。老陶还是坚持说，这就是一定要办的，而且他已经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最近人事调动中，已经空出市长一职。如果我们不给他殷家秀，中央就有可能调他到外省高就……

“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我相信自己对领导讲话的领会能力。”说着，又提醒道，“甄老那么高的地位，而且已经退下来了，还专程找你，这里面……”

“是我没有领会透甄老的意思？”省委书记有些惘然了。

## 2

听说，这几天老舅家又出故事了。

什么故事？

这天地间的生灵，只要聚了群，合了伙，总就有故事。戏文里说：“咱好比树上的鸟儿，成双成对；咱胜似那水中的鸳鸯，恩恩爱爱。咱就是那花丛中的粉蝶、树上的连理枝……”更何况这生灵中的高级动物：进了一个门，钻了一个被窝，演绎的不是故事是什么？传世的，警世的，悲欢离合，破镜重圆，什么希奇的故事不是从这里发端哩？难道就数他老舅家的故事与别人的不同？

说的倒也是，老舅家不就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待娶等嫁之列么。要出故事，也就是他们。

嘿！

说穿了，也就是两个儿子一起办喜事。

既然有喜事要办。那就会有凑热闹的，送礼的，添份子讨喜酒喝的，都是正常事。偏偏有人又给他们家送来了一喜。大凡吃

草嚼肉的俗人，搁谁的身上不乐？独独是他老舅听了以后，更是乐不起来了。

不知他又添一喜的，以为老舅舍不得花钱为两个儿子办酒宴，心想，你两个儿子一起办喜事，两对新人，那可是省钱的买卖呀！不知怎地，别人劝他老舅时，他总是抽那闷烟，说多了，只回你一句话：“一家自有一家的事。古人说，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对不对？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对不对？”别人一听他说话说到那大道理上，便没有了回词。

他越板着脸不作声，别人就越觉得他的心里会存着什么神秘的事情在那儿，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发生。

弄得人人的心里——悬着。

说心里话，两个儿子结婚，两房媳妇进门，哪有不乐的？老舅也想乐，他想乐，只想一家人关起门来吃个团聚饭，不想张扬；没料道这双喜临门还另添一喜，他就有些把不住方寸了。

是什么样的一喜，能叫经大风大浪也没晕头转向的老舅在这刻稳不住舵？

原来，这一喜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二儿子，那个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到工厂锻炼多年，梦里都想好好施展自己才华的工，被推到了省印厂副厂长的位置上。

如今这年月，升官发财，人家乐还来不及，那有像他老舅这种愁眉揪心相的。

人们哪里知道老舅愁眉揪心的背后正有一件刻骨铭心的旧事在折磨着他啊。这件事，就是当年厂里发生过的“化浆池事件”，说起来也是“文革”带来的不幸，殃及无辜的女技术员……老舅每每想及此，总是心有余悸。如今，工要在这个自己当过厂长的厂里当领导，他的心能平静吗？他不想那些旧事吗？

唉！说心里话，老舅很不想提这件旧事。现在，不提也不行了。要提这旧事，也莫过于就是他对小周的看法。当然，如果不是高省长指示，小周“文革”中把美丽绝姿的女技术员肚皮搞大

却不与人家结婚，反而推她跌落化浆池致死的这种旧事，是绝对没有人再愿多此一举而提出来的。谁都清楚，老舅家大儿子军，就是因为提了这事而遭到迫害的最好证明。世人只知东窗事发，恰不知东窗下的“故事”多如檐下挂的葱头，同样是葱头，也并非根根都发。桩桩历史沉冤，也不见得件件都会水落石出。那大海深处的鱼骨头，如果没有地球的地壳变化，它能跑到喜马拉雅山顶做了化石？借地壳变化上了山顶的也只是少数吧！多数的还不就是沉在海底下了？小周对于这一点，是明白的。如果不明白，他会那么做么？毕竟是一条人命啊！小周事后总结起来的时候，只有一点是他所料想不到的，那就是他老舅的耐力，耐到了把那唯一的重大物证——纸片，一直保存到现在；耐到了宁可送儿子到冤死台上屈鬼柱前也不作兴漏出一星半点，真可谓好功夫。当然，如果没有他军救火车，他老舅能盼到这一天？说句不吉利的话，如果他老舅早早发个高血压病什么的，这女技术员的冤情还不就真的石沉大海了……偏偏没有。倒也好，成了历史的遗案。公检法对历史遗案，总比对现行的好些，免了偿命的死罪。小周想到这份上，心里也就坦然了。不过，外人有些想不透：如果老舅关键时刻亮出的那张早已发黄的小纸片不是落在高省长手上，又会怎样。凭一张小纸片就叫小周的官位给扒了。真有点叫人想不透。倒也是，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古如此。由此可见，并非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他小周。据说，小周从那事发生后，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老舅的工作，多次表示过愿化顽结为玉帛的意思。无奈，他老舅就是不开窍。想想也是，要是开窍了，他这么一位给已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装订过线装书的老革命，能落到大儿子坐那么多年的牢，吃那么多年冤枉官司的地步？能落到两个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子的地步？能落到明明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却只能算个工人退休？你听他说说，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那些东西。一句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革命，就是千

百万人的大事。你尽了力，只是说明你做到了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为国家、为百姓操的心。若带什么念头去做，那就会是个革命不彻底的分子。”这种话，听起来，哪像个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哟！

“这世道上的事啊！凡事都有先兆的。季札观风，知四国兴衰；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有的人就是不信，以为真有什么《罗网经》外的桃花源。哪有呵！凡事有几成乐就行。多乐，必有多愁。自古如此！”

唉！你让人怎么说他老舅？

### 3

老舅的愁，愁在心里。外人看不出，自然也就无法替他解忧消愁，就连那在厂里时的老搭档工会主席老白，也没有拎清老舅这壶里的“酒”！他和厂长盛大发到了老舅家的喜酒宴上，继续嘴无遮掩地与众人大大咧咧议论工的提升，闹着起哄着叫老舅好不自在。

老舅半天无语，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妙。众人见状，以为他是大喜过望，乐极生悲，一时气顺不过来，怕要呜呼一条老命。老白连忙上前，叫人把那就要哭开的老舅娘拉一边去安慰，自己摆开急救专家的架势，拍着老舅的胸脯，上上下下这么宽道横道地抹抹，细语俯耳劝道：“三喜不乐，还待何时？你说，你这大院里的人家，谁家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轮着？”

说话间眼睛直朝厂长盛大发瞟着，要盛大发能想出点什么好主意来。偏偏因工的提升，自己也升了半级当上正厂长的盛大发，此时此刻却显得一点也没有那种临阵应变的能力，张着嘴，不知怎么合上。

老白心里直叫：“你盛大发，真是草包蛋！”

就听得什么地方“咕噜”一声，好似那吊桶落进万丈深井，又恰似老远天边滚来的马蹄碎骨声，就见老舅“哦！——”地连上那一声，长长吁出一口浊气。

老舅睁大眼睛看着四周，对老白道：

“三青白搭，一副好牌。”

众人发怔，不解其意。

老白心里道：你说三青白搭？三喜是真，哪里又有一张好搭牌给你了？嘴上不说，脸上只是笑，连连应着说：“是好牌。”

老舅回过了神，两眼盯着那飘浮在半空中慢慢滚动离去的浊气，明白是自己刚才吐出的，他不说那是浊气，在他的眼里，那是他的大儿子军。军几乎就没有走，一直在他的胸中压着，时不时地要找他说说话，现在，军暂时离去，给他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他心里顿时高兴了，拍拍老白的肩：“说得没错。请，请坐，请上坐！”

“喝，喝酒，喝好酒。”老白乐颠颠地应着，顺老舅的手势重新入席。

酒席开张。

盛大发端着酒杯高兴之中又犯愁。

盛大发的高兴是因为殷家秀升到市长，把厂里的大权交给了他。提工上来当助手，不管怎么说，总比让那几个殷家秀的铁杆上来好。权到了他盛大发手里，也就是想捞点钱的，如果那些副厂长们再明里暗里地跟着一起捞，金山银山也没有几个时辰可搁的。得找个会干事，又不贪钱财的当助手。没想到，他殷家秀真不傻，还想到了工，可见他的良心还没全给狗吃了。但他琢磨来琢磨去，就是没有办法晓得殷家秀为什么要提工？这事儿，他心里一直纳闷。嗨，随他去，咱不管那么细，只问眼下的饭碗怎么个端法。吃肉食草的就是图口好食，下肚利索些。

盛大发高兴的时候就琢磨用什么办法笼络人心，这一点，与殷家秀完全不同。有人说，殷家秀高兴的时候，就是他的对头们

倒霉的开始，他高兴时就会算计别人，不把人整得向他俯首称臣，他殷家秀绝不喘口气。就这一点而言，盛大发能够在厂里不惹人怨，不能说这不是原因。盛大发笼络人，没有什么别的诀窍，就是该用原则的时候，绕一绕；该正经的时候，软那么一点；叫厂里的人都知道他好说话。这世道，不就是和气生财嘛！和气是什么，不就是一张笑脸，一个忍字么？心头尖上一把刀，你忍了，万事都有后路，你朝上一顶，那刀尖顺势再一落，能有你的好果子吃？正是他的这个好“脾气”，殷家秀才把全厂的权交给他，搁别人，殷家秀还真地不放心哩。嘿！他殷家秀是黑夜里走路，信了歪把子拐棍，没能把我盛大发看明白啊！嘿，看我以后怎么治厂吧。工这人是重要的，要笼络好。

想到这里，盛大发端起酒杯对老舅说：

“工当副厂长，你为什么不高兴？”

“没有不高兴。高兴哩！”老舅嘴上说着，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与盛大发碰了酒杯，旋即与别人敬酒去了。

盛大发对他的情绪和做法虽不可理解，但仍以为是忙昏了头，没朝心上去，转身过来与给客人敬酒的新郎倌工说话。

旁边有人提醒他：“老白刚才说过了。老头儿有些不高兴。”

另一人道：“这老舅，怎么越活越不明时务了？如今是什么时候？人家想着做官，削尖脑袋朝上钻。他倒是趋翘？”

“如今改革开放了，工当厂长，可是船行顺水帆走顺风，俯手拾钱啊！”

那先前的说：“啥叫改革开放？盛厂长，你说说……”

盛大发说道：“我那肚里几两几钱，你们还不知道？我能说得上，他殷家秀还用了赶紧把工提上来给我当助手吗？”

“这就对了。依我看。改，就是变！革，就是除。对不对？从前的统统都得改了；一切规矩都得陈掉重来。这不又是一场‘文革’么。不过，不会成为浩劫。倒是对我们极有利。你说那开放，什么叫开放！我就琢磨出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

“你看那女人裤裆子前面，什么时候有条拉链的？这可是新事物啊！这不就是改了从前腰旁开档，革了过去女裤的式样。要说开放，嘿嘿，那没钱用时，女人方便地把前门拉链朝下这么一拉，那不就是钱财滚滚来了么……”

“你！贺金尘。你这是反动啊！”老白大叫道。

老白这一喊，满座惊诧。

那边桌上的办公室主任老臧笑着过来拦架：“不知者，不为罪！不过，你贺金尘把女人前腹裤子上装拉链，形容是开放，别出心裁！别出心裁！有这么好的脑子用在生产上，也不会把车间搞得大家平均奖都没有……”

贺金尘嘴硬嗓门低地嘀咕：“都什么时候了，还扣大帽子，我看他工还是不要做这官好，做也难做，做也做不好，不如像别的副厂长那样分工管一个车间，兼个小法人，小钱长流水，大财三六九。”

盛大发笑道：“他老舅怕的也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说的做的这些事。”

老白点点头：“差不离。”

“若是担心工不能胜任，大可不必。年轻人干几天就会比你我好的。就好比那跳舞，你说那二八妙龄的姑娘与你跳得好，还是与斤头小公鸡的青年跳得欢？再陌生的，一搭手上，两个旋旋一打，没多会儿就会粘合到一块去了；与你老头子，你有再好的舞技，也提不上她们的劲道！天下事，都是这么个理……”说着，盛大发看看酒席上，忽然问老白，“他殷家秀怎么还不来？”又看看手表上的那个日历，皱皱眉头嘀咕道：

“市委孙书记不是说好了明天见他的么？”

盛大发卖噱头的时候，众人都竖直了耳朵想听听“小道消息”。说实话，眼下的事，是有些蹊跷，谁也搞不清楚目前厂里的班子调整中，会把一个技术员提到副厂长的位置上去，又怎么会



让殷家秀参加市长的竞选？殷家秀把一个厂子搞成这样，却可以去当市长？要是他再把市里搞垮了，莫不要去当省长？真是天老爷也闹不清楚，这到底要在做什么？

盛大发见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他便过来对工说话。

老舅见状，快一步半道截住，把他拉到那没有人的席上，两人对着小酒盅，老舅道：“盛厂长，我们可是老相识了。”

“哪里？岂止是老相识。论起道理来，你是我的领导。那年，你当车间主任，我是你的下属。这我哪能忘掉呀！虽不说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的话。你总是我出道时的领路人啊！”

老舅叹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能够那么快地有出息，总是你自己的努力。你想想看，那么多的人与你一起进厂的，别人都没有这能耐，只是你，当了厂长，这可不容易啊！我常说，这世上的百种行当都好做，还就是官不好当。就好比驾船，在大海里驾船顶风浪，要当得像个样子，还得有两手才行呐！糊涂的官，那自然就算不上好官了。”

“多亏老领导的指点。”盛大发端起酒盅，伸过去：“老领导，敬你一盅，两个儿子的大事办了，剩下的就是嫁女。那女婿……听说也是好人家呀！你该享享清福啦！”

老舅自己心里想，他说的倒也是，这是喜事的日子，别人可没有让这个喜事的日子不高兴，你自己又何必这样呢？什么事，过了这阵子再说。盛大发向他敬酒，他只好回敬。那盛大发是个乖巧之人，晓得老舅有些心事，却琢磨不出是什么心事。他想，如果是怕工年轻，嫩竹扁担挑不起这担子，那倒也好办，怕的是这省印厂的开山鼻祖脑子里放着别的什么大事，与他盛大发绕弯弯。然后，某天某日来了兴致，像治那小周一样，轻手顺脖子地来一下，可不就炸掉炉子煨不成蹄膀，叫他盛大发连汤水都喝不上了？

“老领导，你说厂班子这么调，是什么意思呢？”盛大发用一种试探的口吻问道。

老舅明白，这盛大发外表粗，内骨子里恰还是块牛头刨上的